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卓行傳

黃仁環

宋黃仁環、浦江人、以武健雄里、方臘據睦、所在聚徒爲賊、仁環以能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報、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約、同攻縣、令子容等

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前後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反兵大呼殺賊。子容夾擊之，賊千餘人幾殲。而賊酋留者，仁環密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賊以故不疑。或告仁環曰：子獨不爲女計乎？答曰：吾恐計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竟爲賊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鄉人感德立祠祀之。

論曰：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仁環割骨肉之愛，衛鄉曲，活民命，以報國恩，歿祭於社，宜哉。

申屠大防

申屠大防、東陽人、善斯法、徃徃僞遁、追者近、反手取其馘、甚捷。宣和初、草寇竊發、吏民並竄山谷、大防聚衆禦賊、勦除魔賊仙姑、邑賴以安。時有薛太尉者、奉命殺賊、大防與之協力、薛因檄大防權東陽縣事、仍奉薛命、徃永康收方巖賊、薛後期、無援死焉。事聞、贈武經郎、錄其三子、授承信郎、今其廟在禹山後、每寇亂、鄉人團練、則奉爲社神、賊遙見、禹山輒膽怯、子孫所居之鄉、無被難者。

論曰、申屠將軍廟碑、出於柳文肅公筆、極相褒與、而宋文憲亦錄黃仁環於浦江人物、二公身經變

亂譬之畏熱之人、談冰卽喜矣、

汪渙

汪渙、字德濟、武義人、有膂力、能使棒、號汪鐵棒、睦寇起、有保全鄉里功、以効勇得官、隸統制鄺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叅謀兵部尙書呂祉、降劉豫、渙謂其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祉首江臯、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鞫之、渙直其事、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

獄者拜渙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
論曰、呂祉以軍府叅謀節制廬州軍、鄺瓊與王德
不合、有反意、祉陽慰之、而密疏請徹其軍、家人泄
言於瓊、瓊使人邀於驛、而奪其疏、遂執祉、往乞降
於劉豫、將至淮、祉以義激軍士、行者遷延、瓊遂殺
祉、揮衆往、軍士有持其束髮帛歸者、其妻吳氏痛
而自縊死、與此所載少異、大抵史文存大體、而筆
記則務詳所畧、汪渙之事、出鄭清逸賢達傳、必有
所據云、

郭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受學於橫浦張子韶先生、慷慨好施、闢石洞書院、延名師、訓子弟、賓接賢士大夫、無虛日、族之子弟、鄉之俊髦、皆讀書其間、而館穀之、其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號冰心繼之者爲括蒼湯致、前此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淇、津皆從之遊、熹有與郭氏五箋、至今寶之、時往來其間者、爲金華呂祖謙、號東萊唐仲友、號悅齋永嘉陳傅良、字君石永康陳亮、號龍川會稽陸游、號放翁蒲江魏了翁、號鶴山義烏徐僑、號毅齋蘭谿杜旗、字伯高餘不下數十人、然數君子則千古表表者、欽止墓誌、呂祖儉、字子約作狀

朱熹爲之銘，銘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鄉閭識遜弟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陸游有石洞十六詠，葉適有石洞十咏，郭氏子孫編纂成集。

論曰：郭氏撫有高貲，其以資石洞者，不過數千金耳，而聲稱至今，同時有位台司爵五等者，曾不得於志乘間分半簡之榮，而郭公身爲布衣，名列兩浙通志，光輝千古，以貲而論，後豈無及郭氏者，而

徒挾所有，驕淫其子孫，而速之亡，愚矣。

蔣沐

曾孫伯康

蔣沐，東陽人，富於貲，僮僕尚義，嘗割田建橫城義塾，

延嚴陵方逢辰爲之師。

逢辰號蛟峰，時以學士在告家居。

負笈遠至

者甚衆，而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礪石題

名，喬見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里人孫德之譖

之，賈似道謫徙廬陵，似道敗乃還。元世祖下江南，簡

南士可官使者，左丞廉希憲以其名聞，授建昌主簿。

時年已六十，不上。子吉相，希憲使其婿携至京，薦於

朝，使備宿衛，仍授穀城令。曾孫伯康復富於貲，賑恤

無告無問親踈歲饑有倉行旅有資給死有賻婚嫁
有助重修其祖之業立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
人供給衣糧庖湏四十年不倦

論曰吾鄉人物之盛莫過南宋或者曰風氣之開
使然而不知皆諸賢遊處風聲所被之故然非富
家賓禮賢士又惡能至此其時長衢郭氏橫城蔣
氏路西陳氏皆有義塾號稱東陽大家然則數大
家者其五府四相之開基也

朱環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襁褓時無兒嘒聲仲父桂奇之

養爲子。桂後生二子，曰璧，曰宗周。因外環，環事桂，益孝謹。時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褫環襦褲，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無怨色。事桂益恂恂，惟謹。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環順受之，事桂如初。桂死，環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皆有才而孝。

論曰：宋文憲曰：吾讀尹伯奇履霜操而疑之。夫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履霜之辭，毋乃怨乎？今環之無

罪與伯奇同。羸身立雪。則又非履霜比也。而願受無怨不賢而能之乎。

胡麒

胡麒、行廉一、湯溪青陽胡氏之祖也。少失恃，奉孀母克自樹立，撫其弟廉三，長爲娶妻，暮年而廉三亡，其妻懷孕，廉一哀其弟之亡而恐其無後也，夜必焚香告天，祈其生子。彌月果得子，而弟婦病乳，時廉一妻江氏亦乳子，廉一乃謂其妻曰：吾弟止此子，不可誤。吾子可托隣母乳之。又恐其妻育之不誠，乃斬柳木倒插井旁，詒其妻曰：星士言此子命貴，他日果發達。

倒柳必活。旣而柳活，妻撫之益誠。及長爲之娶，而與已子均分其家。其子孫簪纓不絕。王世貞爲作序。

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父喪致哀盡禮。母董氏得末疾，侍養惟謹。或登厠牖，皆候其時而扶持之。從兄大通客死永嘉，親往收骨歸葬先壟。從嫂張氏吳氏孀居無子，張居永嘉，吳居鄞之故里，皆迎而致之。以終養焉。二姊一適劉氏，一適皇甫氏，俱早喪夫。男女焚燹無所依，俱迎養於家。而婚嫁其男女，置四廬以贍其生。甥姜氏子早孤，收而教育之。長而爲之娶。外姑

楊氏家貧無依養之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官經歷自雲南歸夫婦皆爲讐家所殺而盡劫其財一女甫生大珍往哭之抱其女歸撫之如已女仍踪跡其賊咸就捕誅之鄞人蘓某以公事至金華病同事者委之去大珍見之携至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不忍去郡人死無地以葬多焚尸沉骨大珍負郭有地價可值五千餘金捐爲義塚又捐造石梁二渡船二以濟行者大珍平日讀書見古忠臣義士事輒慨然曰士不當如是哉既施及三黨尤好接賓友鄉里咸敬愛之稱爲義士云

論曰、仲仁所爲如此、此其家殆不貧、雖然、世豈少富人哉、如仲仁者、何不多見也、吾近見有爲生員、擁貲萬金、娶其姊之女、以爲媳、視其姊之行、乞而不顧者矣、不十年、身死家盡、毀無寸土之存、以視仲仁、大蕪不若矣、

王得志

王得志、東陽人、祖世堅、學古文於黃潛、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邑令黃仲芳、延至館、咨以民間利弊、賜金、華二征之外、復有、梟、鏡、絲、羅、及、房、貨、牛、租、等、

穀乃爲紳芳具疏、其言體切詳明、奏上、七邑俱停征、
正統十四年、邑中賊起、擄掠野多、積憾得志、獻計邑
令、聶智立保、互相攝汰、選勇壯屯要害、邑乃安、得志
與有力焉、子坡曾孫乾章、元孫嘉忠、皆登科第、以善
吏著聲、

論曰、文字之祥。如和風甘雨。則有益於世。若徒致
飾於語言聲律間。已不足貴。矧誨淫導薄。爲人心
風俗之蠹者哉。

何達

何達、東陽人、宋嘉定進士、年四十餘、卽喪明、終日燕

坐觀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渙然冰釋乃云四十以前不瞽而瞽四十以後瞽而不瞽向使身非病廢爲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何能至此作家訓十餘條大槩以司馬溫公家訓朱文公小學爲綱而寬大含弘皆退一步法其中警語如云寧可沒飯吃不可不每歲延師或往就師一云省一時之忿免千日之憂又云忍過事堪喜宋潛溪王子克胡仲申皆爲之跋生六子皆出仕而夢開夢祥夢然皆舉進士夢開從政郎夢祥司農卿夢然參知政事以夢然貴諱贈惠國公諸孫累世甲冑至今

繁衍、夫一人作善、累世蒙休、今人以刻薄成家、欲遺子孫、不亦難哉、

陳慎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出粟賑饑、寇亂、積骸徧野、躬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復煮粥以活饑民、更代隣里償逋賦、陳公二子、良臣、良能、並登第、孫五人、皆貴顯。

徐寶

明徐寶、永康人、爲銀工、正統間、縣令發帑金數千、傾錠起解、括寇奄至、舉城皆遁、寇退、令計金必失、詢之

曰金藏於井。俱在。悉還官。民免重納。子孫五登賢書。諸生如林。

程堅

程堅、永康人、慷慨好施。歲凶。傾廩以貸。常於雪中登高以望。見人家不舉火。戶給以粟。享年九十。子十二人。郎文恭公文德祖也。

黃樓

黃樓、字時高、號雲山、蘭谿人、家豐於貲、好讀書、品題古今人物、居鄉好禮、濟人之急、弘治壬子、歲大祲、發粟數百斛、計口家給全活、甚眾、自處儉約、綿裘葛衫、

僅支寒暑常膳則累日不肉無客則累月不飲購書樓於宅旁望雲山儲書數萬卷揆常稔田數百畝專克子孫教養資作家訓以垂後享年八十有七夫婦齊眉黃氏之先多出義民黃愷正統戊午歲大祲出穀二千餘石以賑饑曰黃大海亦於是年出粟千餘石以賑朝廷皆賜璽書旌爲義民今皆祀鄉賢

論曰捐粟賑饑惠之及於桑梓者也同時慷慨好義之士其在東陽則有張孟陞張澤盧尚文樓叔廷輩並皆捐粟二千餘石奉詔褒勅名播當時迄今與蘭谿黃時高俱子孫衆盛宜哉

包珣

包珣、字德懷、蘭谿人、正統間進士官侍郎、同鄉胡丕事文善、在京病、臨危、珣往視之、曰、吾無子、止一女、吾卽死、願以見托、珣諾之、旣而文善與其妻相繼歿、珣卽以其女歸、屬其妻育之、勝於已出、夫何珣失官歸蘭谿、擇壻於祝氏而許之、珣所居與文善相去餘二十里、文善雖亡、其居尚在、女將嫁、先事令人以竹籬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偕妻引其女歸、文善居、已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文善夫婦神位、至日備祭品、爲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拜已、長號痛哭、然

後行婚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士大夫多稱之
論曰鄭北園云侍郎居官頗不飭於簞簋其子孫
驕奢鄉人不甚齒惟爲友有女能不以死生易心
而一歸忠厚今僅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僞
遂爾懸絕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則
有非晚近之所能及者

盧溶

盧溶字孟涵東陽人性好施義烏東江橋圯計貲須
白金一千數百兩郡守募民無應者溶獨發私帑成
之公私一無所擾已而復壞義烏紳士致書孟涵以

木柱易毀、求爲椽墩涵、卽如其議、成之而費倍於前、
蘭谿章懋爲作記、正統己巳、土賊亂、官軍多殺傷、溶
皆買棺瘞之、壽餘八十而終、子楷解元、格監察御史、
子孫榮盛、皆以爲厚德之報、

論曰、古來子孫之昌、皆祖宗積德所致、觀一郡可

見矣。宋時人物衣冠之盛、在蘭谿莫過香溪范氏。

則其祖大錄爲吏廉平之德也。見文學范端臣傳在義烏

莫過喻氏。則其父葆光還金尊師之德也。見文學喻良能

傳。明時甲第人物之盛、在蘭谿莫過渡瀆章氏。則

其祖母練氏夫人全誠之德也。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太傅建州人、

正王去爲刺史。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以練氏言得免。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且破時，太傅已死，夫人在家。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練氏，授以白旗，曰：「吾將屠此城，夫人可樹白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念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在湯溪，則青陽胡氏。子孫散處江南，不止蘭谿也。

見卓行在吾邑胡麒傳

爲三邱盧氏，則孟涵之德，不爲少矣。其在鬼山趙

氏，則其祖孟實好施尚義之德也。孟實捐貲修學宮齋廡，曾出粟

六百石入在鶴岩王氏，則其祖得志七邑，停徵之

德也。見卓行王若夫富貴悠久，文學濟濟，莫如安

文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賑饑，斃於道者，殮而

葬之助修學創大宗祠若使所積不厚子孫問
七世祖瑩皆獨力成之
有發越如電光閃眼一見不復再見商道之盛厥
由司徒周家之昌推本后稷從古而然未之或爽
也

金公絢

國朝金公絢義烏人既娶貧不能爲生乃出遊越十
餘年無音耗妻嫁公絢乃自遼陽從遼將尙可喜歸
本朝憶家再逃而再獲之乃別其足足跛號跛金可
喜由降將積功伐開茅土運籌帷幄章奏文檄皆出
其手尙之如臂指以女妻其子以桐尙王老家嗣尙

之信竄竒構机密啟廢之王不決遂默康熙十三年
尙之信既嗣王位遂反公絢不從乃殺之抄其家其
子以桐時已中藩下舉人挈妻子歸家以桐雖王婿
貌恂恂謙謹如素士妻雖王女樸儉如村嫗手縫紉
不輟鄉族賢之其家雖抄猶以斗量珠卒燬於火公
絢雖居藩幕畋心佛氏時御史金道隱以明亾至粵
爲僧號淡歸說法如雲典文似海自藩下以至督撫
文武大寮下及守宰皆輸誠畋向建丹霞寺雄麗冠
嶺南而公絢實爲外護當尙王破廣時公絢捺縱在
手活人不可數計性高曠好文平居賓朋滿座相與

談藝賦詩。澹歸贈詩曰。公在王門好行德。手作風雷眼。冰雪西山爽。氣兩條。嶺北海芳樽。千里客。又曰。陰符勞借筭。仁術起投竿。焚巢非望息。破卵不時完。又曰。門前金陸匪。階下玉瑯玕。蓋實錄也。吳人鈕玉樵作觚賸錄其事于粵觚。

厲雲波

厲雲波字亮侯。東陽人。太學生。出穀施貧三十年。於此矣。每歲收獲總計所入。四分之納糧。穀貯一倉。口食穀貯一倉。出貸生息。穀貯一倉。餘則盡貯濟貧倉。每歲臘月則出而施之。不足則以食糲是之。食不給。

則啖麥飯。今年冬所施四千餘人。佐以自食倉。仍不足。臨時糴穀三百秤足之。兗侯在東邑。僅中貲。而勤儉善作家。雨蓑風笠。荷鋤與田。僕同耕作。量晴雨。貯水畜泄。天不能災。歲收必贏。予見其芋區。碧葉連畝。高可隱人。其他種植皆然。性儉樸。無雜好。所居舊舍。無增加。食粗衣布。作布衫百餘領。見乞兒衣不蔽形。則與之。金華諸大邑。進學俱加額。而東義獨無加。縣尹欲詳文各憲。達部請如例增數。而乏貲。兗侯獨捐五十金。仍格於上房。兗侯篤信因果。刻太上感應經。印刷裝釘。沿門分送。勸持誦。其信道也篤。其作家也。

勤其自奉也。儉其計筭也。密信道篤。故志不易。作家。勤故所出多。自奉儉故流不涸。計筭密故出納中節。因能一意布施。三十年如一日。人無濟乏之才。而思欲爲善。吾未嘗見有濟也。

金律

金律字孔時。金華人。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以先生理學大儒。不當列於諸祖。糾合族人。各抽貲。建仁山先生特祠於所居藕塘官道。極其弘敞。捐田十五石。入祠供祭。其餘貲貯之義倉。延師以教族之子弟。併以給孤寡。其敬祖敦族之心甚厚。祖母以下三世外家。

皆翰司供祭仁山先生遺集多散逸悉購藏之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尚書表註詩文集濂洛風雅以及許白雲集皆以次鏤板頒布予所輯有金華文畧既刻於蘭谿唐氏又有徵獻畧載合郡人物之詳今皆授梓將竣孔時在金華僅中貲而慷慨好義於今鮮偶昔許白雲先生著撰倍於仁山卽今四方購其書者貴於珙璧然而風銷雨蝕蠹腹中已不能復出倘使其子孫有如孔時愛護而鐫布之必不至漸泯如今無疑也而僅有存者亦賴孔時以傳其表彰先賢之心甚至吾郡自五峰諸賢往講席久廢孔時恐鄒

魯一燈遂燼。乃於宅旁建奎光閣。爲書院。會合郡士講學。而延予主講席。其佑啓後人之心。甚切。孔時爲人。無多讀書。與之論古。以意漸之。皆合。見義必爲。胸無留滯。始用世才。其建閣匠心。自運結構。精竒得湖山之勝。中植花木。貯書畫。超然埃壒之外。至於宗族之婚喪。緩急。隨分周濟。不概錄。錄其卓卓大者。

隱逸傳

龍邱萇

漢龍邱萇。隱居太末。其地有山。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中有巖穴。窓牖天成。石床在內。可寢處。萇居

其間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更始元年、任延拜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聘請高行、待以師友、掾吏白請召萇、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樓惠明

附樓幼瑜

南宋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宋明帝特徵不至、齊高帝徵之、又不至、文惠太

子使人強之館之東宮、爲布衣交、未幾辭歸、俄輕棹西下、及就路、復之豐安、旬日後、妖賊唐寓之爲亂、他城皆破、死者塗地、惟豐安獨全、時人以爲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同郡樓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深重之、著禮摺拾三十卷、

張志和

〔唐〕張志和、金華人、本名龜齡、十六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尋貶南浦尉、不之官、旣而親喪、無復宦情、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號玄真子、或以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兒鶴齡。恐其浪迹不
返。爲築室會稽東郭外。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
呼爲淘河夫。執畚就役。無忤色。觀察使陳少遊表其
居曰玄真坊。買地廣其閤。曰迴軒巷。門故阻水。十年
無橋。爲構橋。曰大夫橋。垂釣去餌。意不在魚。肅宗賜
奴婢各一。配爲夫婦。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或問故。
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蕪蘭薪桂。竹
裏煎茶。陸羽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爲室。明月爲
燭。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真卿刺湖州。
以舴艋旣敝。請爲更之。答曰倘惠漁舟。以爲浮家泛

宅沿泝江湖。往來苔雪間。卽野人之幸矣。其詞令如此。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舐筆便成。所著又有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五十六。皆傳於世。其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依。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又爲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高其人。命圖真求之。終不能致。李德裕嘗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顏真卿銘之曰。逸玄真。趨隱淪。齊得喪。計賤

貧泛。窮。窮。同。元。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若。若。斯。人。豈
烟波淪此身。

論曰。龍邱先生之名。以任延傳。樓智遠。張玄真。身
棲山澤。而名達九重。塵視軒冕。與麋鹿魚鱉爲伍。
聲聞茂著。爲王公大人所不能及。其或被褐懷玉。
無當路之褒揚。雖有原憲伯夷之操。又安能有聞
於後哉。若乃才不足以達。而枕山棲谷。固其所宜。
又不必以無聞爲病也。

方勻

宋方勻。字仁聲。金華人。徙居烏城。泊宅邨。張志和泊

舟於此故以此名。王侍郎漢之因號曰泊宅翁。而爲之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潘良貴謂其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以衛生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作詩贈之，有他年一棹江湖去，先向茗溪訪葛翁之句。勻著泊宅編十卷，今傳。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幼入右庠，言動不苟，閉戶讀書，默識經史，善著文。就試，直陳時政得失，不第。遂不試，立書院，置義田，又設勸節田，以勵風俗。年死，問疾。

隨方周卹、甚著聲譽、浙東宣慰使朱异以八行薦、徵之、志行以祿不逮親、屢辭不起、紹興三年、縣學生曹憲及諸父老復詣异、請表聞於朝、因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涉史畧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

姚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西郭門、風度孤鶩、不苟同於物、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不堪其苦、而獻可趣操堅確、至老不妄求於人、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鞋出迎、歡若生平、旣疾

革遺書於適曰。惟子知我。死當爲我銘。戒其弟曰。棺前須布幘一幅。置瓦爐於几。知我者當自來哭。不知我。雖哭。吾不向也。其介立如此。

論曰。冲素甘節。有功鄉閭。君俞苦節。堪砥頽俗。生無一命。歿皆祭社。奚愧哉。

卹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性孤僻。家有負郭田一頃。盡醵之以易磽者。鑿山泉。引池中。每食必自炊。厨曰玉雪。一小銅池。雨水曰若此。則不罅。吾炊矣。好藝蘭。將花。則閉門。不見客。以護花氣。性好潔。行遇寒。禱澄徹。

雖隆冬、必解衣、就浴、或遇佳山水、欣然獨往、以銅竈
自隨、日暮則依巖而宿、炊以作食、日市菜數十莖、又
異其葉、爲薺羹、或曰何自苦爲、曰幸無低眉向人也、
其足跡遍東南、每出手綠萼梅杖一畧、曰紫玉朱藤
杖一、形製甚奇、不知何世物、木瘦瓢一、日負之、取酒
因自號一瓢道人、嘗從六合澗中、得怪石五色、籠之、
渡楊子、盜睨之、疑其金、截江破其籠、石也、孺子乃持
其瘦瓢、長跪曰、諸君幸全此、搏頰乞之、甚哀、賊怪而
碎之、釋之去、孺子口誓曰、賊賊已乃哭、片收其瓢、更
附以膠、瓢幸完無恙、文離離若春冰也、復自號破瓢

道人王世貞爲破瓢歌。一日客世貞，叩以所作。孺子爲誦，天寒知絮薄，葉落識心酸。之句，世貞咨賞。孺子因思曰：昔宋延清求句，不得以砂囊殺劉希夷，元美得毋作惡。一夜屢遷其寢，孺子以布衣遊公卿間，稔知人情險薄，嘗以鐵如意手摩弄，曰：吾欲擊天下負心人，盡碎其首。孺子性至巧，所畫雞鶩等物，逼肖其真。其所携破瓢，樵李人以爲寶，以重價售之，卒不予。所爲詩，蒼涼幽細，時入唐人佳境。吳之器錄其湖州詩曰：乘閒取醉到蘋洲，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甘，孤客菱藕傳。

香脆早秋，便欲移居來此地。短篷簑笠，狎砂鷗，他作
如細草空階，留履跡。寒花別院，待春懷。老骨不知何
處白。好山端爲阿誰青。五言如細雨長江去。斜陽孤
鳥來。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羣星低草壑。孤月迥
花宮。種藥寒雲外。分泉細靄中。青山隔幔小。白鳥向
人間。老畏年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
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旋依樹。天寒早
閉門。臺迥流雲細。江清好月遲。細雨釣絲重。亂山樵
徑微。俱得山林閒逸之趣。陳從訓贈以句云。僻意少
人會。好懷多自憐。俞安期云。一篋將家具。千山付客

居皆極其擬似。足徵其人。孺子別號病鶴。其私印曰活死人。

方太古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號寒溪子。少從章懋受經籍。博士矣。輒棄去。太古乃言曰。太古既希大雅不作。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世學也。口實濂洛。以傳同聲。則世儒也。夫文以載道。五經尚矣。次則檀丘公穀莊列。屈宋兩司馬。降是卽自名家。譬之孺子。母絕而乳存。雖張口嗷而就哺。終不哺矣。遂專力於古文詩歌。好絕出於衆。壯而出遊。東盡吳會。南至番禺。遊閩海。陟

三山泛彭蠡湖、循江而下、遂家於吳、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相唱和、最後善王世貞、汪道昆諸公皆亟稱之、督學關西孔天胤、耳其名、數欲見之、太古輒避去、乃令人伺之、一日屏車徒、間行入其室、願爲布衣交、甚歡、吳中名士、黃省曾者、每越日輒治具名太古、太古至、不下一箸、顧自取乾脯食之、王守仁舟過蘭江、嘗造其廬、太古擷蔬食之、次日報謁、守仁亦以蔬進、太古曰、故人山人、草具固宜、公貴者、不當以山人食食我、乃改治具、太古爲人病潔、所至携一鹿皮坐、則裸兩足、藉其上、嘗客於楊循吉、所臥具皆吳綾、太古

出素褚。褻其下。且視其衾。無襞積痕。若未嘗觸者。一日與諸公登虎邱。雨驟至。衆皆疾趨。太古徐跣步。澗淖中。白足雪皎。畧無沾穢。晚年歸隱金華。解石山。治黃白之術。卒。迄寒溪故廬終焉。所著有寒溪集。

論曰。少君元素。振奇越俗。太白山人之流亞也。一時名輩。共相傾接。近日錢牧齋皆爲立傳。而蔡九霞作續廣輿記。列之婺郡人物。固將與大雲澗水。共有千古矣。其人雖無宦情。而志喜近貴。各操所作。遊公卿間。時出其奇情僻意。跌宕激動之。使記錄之家。樂爲傳述。然亦有文之故。嗚呼。誰謂身將

隱矣無所用文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貞烈傳

胡氏

〔宋〕胡氏邵彥榮妻、湯溪龍邱人、彥榮除青州僉判、適李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人言彥榮陣歿、而胡氏艾而美、權貴人欲強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之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爲立節義坊以徵之、

卷之十五
見歐陽永叔乞文潞公碑記

唐氏 汪氏倪氏

唐氏金華陳昌朝妻、昌朝第進士、生子沂而卒、唐氏
居寡、撫沂長、娶汪氏、生子韓、而沂卒、汪居寡、撫韓長、
而娶倪氏、生子元、而韓卒、倪復居寡、唐居寡三十
餘年、汪居寡四十餘年、倪居寡五十六年、皆始終一
節、金華稱閭範者、皆推北園陳家、王魯齋銘其墓、併
見金仁山集

唐淑芳

唐氏淑芳、蘭谿徐叔真妻、年二十而夫亡、無子、父母

欲奪其志、卽引刀斷髮、破面、秉節終身、有司以聞、旌其門曰純節、朝請大夫、趙與懃爲作全節恩榮傳、

王氏

王氏、蘭谿葉紹彭妻、金華王師愈女、魯齋栢之諸姑也、嘗從父宦畧、人謂必小其夫家、至則能執婦道、事姑甚謹、紹彭早卒、志不更適、遺腹一女、復亡、哀痛成疾、屏醫却藥、曰、吾生猶死也、何求生爲、沐浴更衣而逝、

杜氏

杜氏、永康諸杜山人、年二十、擇配而未嫁也、宣和間

方臘畔睦州、隣郡響應、有悍賊詣門曰、以女與我、否則盡殺、舉家驚泣、女曰、無恐、以一女活一家、曷爲不可、乃曰、我女也、不可苟婚、願少需我、沐浴更衣、乃出、賊喜而俟、女乃閉門浴畢、更衣就縊死、賊駭去、陳龍川爲之傳、

論曰、杜女當悉猝之際、死生介於須臾、不驚不怖、從容整暇、能以其術殺身取義、不然、不但求生不得、卽求死又豈易哉。

陳氏

陳氏、永康人、年十九未嫁、宣和間、官軍之捕盜者、所

過抄掠。女與妹皆被執。賊露刃曰。從我。以汝爲妻。不
則死。女色不動。掠髮伸頸。請受刃。遂殺之。頭墮地。怒
視不瞑。時百鳥哀鳴。浮雲晝晦。白日無光。狂風振木。
其妹相顧無人色。遂從之。去後有人問之曰。汝何不
爲弟。曰。難。難。

論曰。顧不難哉。昔有人問南陽慧忠禪師曰。白刃
相逼時何如。曰。不動。殺之何如。曰。殺亦不痛。嗚呼。
必有殺而不痛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道。必有割莖
可甘之心。而後有以成其忠。必有白刃可蹈之心。
而後可以成其節。此在志士猶難之。彼以青閨弱

質而能當死生而不怖。顧不難哉。顧不難哉。

應氏

應氏永康章侯妻。與其奴周氏相歡如同氣。宣和間盜起。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携兒行。病足不能前。周扶之。應曰。我以足病致死。命耳。奴何不急自避禍。周曰。願生死同之。賊至。肆威迫怵。皆罵賊而死。方殺應時。兒曰。殺吾母。願活我二母。賊怒。併刃之。宋太史爲之傳。

周氏

周氏永康周二三女。許配鮑勤。鮑家日替。父欲改嫁。

不從。有陳姓者將娶之。女投水不死。娶者脇之。乃縊而死。

楊氏

楊氏、武義鞏法妻。夫早亡。二子幼。而家素貧。人謂氏當奈何。曰。吾義寡鞏氏矣。二子稍長。遣從呂東萊學。囑曰。學而不成。無歸。二子或經年不得見母面。卒年六十八。龍泉葉水心題其墓。

何道融

何氏、名道融。浦江凌楠妻。而諸賢人也。年二十而楠亡。遺腹一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學。曰吾

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於地下耳勉之堅卒以學聞與薦書云

論曰楊與何節婦而賢母者也撫孤而能延其嗣難矣而且成其子之學不益難乎彼以閨中女子而能識天下賢者使其子從之其有孟母之風哉

宋嗣徽

元宋氏名嗣徽金華吳墳妻生三子而墳亡宋年二十八身姑繼歿兩樞在堂隣火及之宋力不能舉乃携諸孤拊柩號泣願與俱化火遂滅以爲孝感所致至順中奉旨旌門

陳婦

陳婦、宋行軍司馬白中女、元司徒萍姊也、宋亡時、婦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萍貴、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婦在家、思母尤切、斷髮誓不嫁、燃指爲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後聞母在順州、萍以金幣名馬請、不得、乃聞於朝、爲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婦與兄芹、適自南來、遂奉母歸、蘭谿、婦爲尼、以養母、卒不嫁、歐陽玄云、陳氏女、灼頂累百、燃指凡六、額於神明、卒遂其願、卽古史所載烈女事、何加焉

謝帶

謝芾、蘭谿、吳履妻、而金華人也。元季兵亂，遊騎及境，芾謂履曰：「患將至，曷避之？」履曰：「我在，勿恐。」是冬，履出郭南，芾申前言，且囑早歸。越四日，潰卒來不絕，芾孛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入山度，不免。謂膝曰：「善護吾兒，吾死此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巖險絕處，先投其女，而身繼之，俱死。履歸求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宋學士濂爲之傳，履工詩，仕明爲良吏。

吳氏

吳氏、蘭谿方仲剛妻，居女埠。元季兵亂，與夫俱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是輒弗能步，謂夫曰：「若

宜自脫、勿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何、吳曰、妾義不受辱、自有處、夫揮淚去、兵且迫、適道旁有梅塘、水潔且深、遂投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蹤迹其處、屍橫水面、雖甚暑而顏貌如生、舉以歸葬、時至正戊戌夏六月也、章楓山爲作烈婦亭、

程清

程氏清、東陽劉義妻、張士誠遊兵掠東陽、清奔竄山谷、寇逼之、不從、殺其子、清厲罵、遂殺之、今有祠在獨山、予至其地甚熟、土人言清夫婦被執、清計脫其夫、乃抱子投井死、故玉華山人詩曰、豈不愛一子、安能

事二天。玉華去其時近，當不誣。今祠適在井旁，予有
獨山劉烈婦祠詩云：槐根突起槐枝禿，女郎古廟依
山麓。劉家新婦本姓程，明眸皓齒顏如玉。時當元末
龍虎爭，黃巾遍地相屠戮。舉家逃難山之坡，一羣鬼
卒逼青娥。玉碎瓦全在頃刻，生死路絕將奈何。強顏
誘賊釋夫子，奮身一擲千尋波。弱子纖纖豈不惜，割
情完此無瑕節。天地悠悠日月長，茲山常在名不滅。

馬淑

馬氏名淑，東陽人，年十九將嫁，而夫死。淑至夫家，制
嚴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欲更嫁之，淑曰：既許

爲人婦可更嫁乎誓不從完節以終

呂氏

呂氏永康何順妻順早卒遺腹一子值元末被兵家毀無以爲生或勸更適答曰一馬不被二鞍卒能育子成立年九十卒膺詔旌門

論曰自明以後。娶之以貞烈見者何其多也。而自元以前。則寥寥焉。蓋事遠無徵。非得一二鉅公之筆。則不傳。嗚呼。雖有奇節。不得有文之人。安能有聞於後哉。然人雖有文。苟不擅一代之名。卽其人且不能以文傳。而能以其文傳人之節乎。然則貞

烈之實。寄於人之文。而文之命。又懸於一日之名。一日之名。千古之實所寄也。則名之權重矣。

宋氏

明宋氏金華人。夫爲閩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易操。行路傷之。成都楊慎見其題郵亭壁歌。刻於詩抄。後編入一統志。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憇茅屋。抱膝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自何方。俯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千正戶。舉艘運米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膺

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
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
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梓。
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
名。承恩拜除闔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未幾訪
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
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
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鎰銖。惟有
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
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

暗囑家人莫送飯。吁嗟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

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
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
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
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
久尙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
半途日暮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
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藍
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陟長道。穩坐不知
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
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

汪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羸江魚腹。姑存不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旁過者爲酸心。隔嶺孤猿叫何許。

論曰。予讀宋氏詩。矢口如話。不多不寡。不紆不直。不樸不靡。一字一淚。而貞淑之氣。婉在詞旨之外。此明朝三百年間詠之冠。列之正聲。不亦宜乎。

戴貞妹

戴貞妹。金華諸生戴嘉茂女。許王畿華而未嫁也。畿

華亡於痘，貞妹製服，跪於父母，而求奔喪。旣畢喪，誓不更嫁。公姑乃欲改適其次子，貞妹悲泣曰：「公姑不諒人意矣。」旣而選吉將成婚，乃持刀自殺。知縣龍遇奇親祭之，且詳三院，題請建坊。

論曰：以叔妻嫂，藝俗之極陋。戴氏以鴻鵠之高志，而欲以爵鵠辱之。此翁此媪，數鷄牧犢之輩，豈知人理哉。

楊氏

楊氏，義烏楊明八女。許胡恩矣，而未婚。恩以應募將起行，而過辭丈人，立語於門前石畔。女窺見之，逾年

胡恩死，計聞楊氏號痛，誓不更嫁。已而其父受葉姓之聘，將改醮焉。楊氏知之，自縊於所立石畔。

論曰：烈生於性，而亦激於情。情之正，卽性也。楊氏白石畔一見之後，生則常若其夫之立焉，死則常若其魂之依焉。既從此見，亦從此死。一生姻緣完結，此處此亦楊氏之三生石也。

虞鳳娘 載明史

虞氏鳳娘，義烏虞守中女也。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聞鳳娘賢，懇其父而聘爲繼室。鳳娘悲曰：兄弟不同妻姊妹，可共夫乎？父不聽。鳳娘然而退，自經死。侍郎

虞守愚爲文祭之、而予亦志之以詩曰、姊妹共一夫、
史策不勝計、溯其所從來、乃在唐虞際、皇英且如斯、
後人復何罪、若以論遠嫌於心、豈無愧卓哉、虞鳳娘、
稱情以立制、玉顏付繩纆、烈性留天地、前不見古人、
磴磴自行意。

包氏

包氏、蘭谿包湘女也、湘甚貧、而女少能以禮自閑、已
許朱楫矣、族叔欽素豪、以不主婚爲憾、適富賈范天
生有矚女意、欽因爲之謀、言湘曾受范氏聘、而楫奪
之、訟諸官、范富欽險湘與楫怯、訥不能舉其詞、官因

左范女聞而哭曰官不明矣吾爲朱氏鬼不能爲范婦也自縊死士大夫吊賻不絕於道巡撫劉公督學滕公遣奠於墓題其門曰貞節

章氏

章氏蘭谿李之鯤妻年十五因夫病迎歸歸則不能婚矣既而夫卒守節終身當道交旌邑人章自炳爲作傳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章潘卽女時潘卽已死而家復燬銀兒與母結茅廬以棲隣火及之時母方病衆呼女出女

曰母在此方竭力扶母而火覆其廬衆環視不能救
火熄則見銀兒抱母而死一時皆稱其孝

王氏

王氏義烏王宗武女而馬希範之聘妻也未嫁希範
殤於痘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痘
之禍烈矣自種痘法行而死者鮮矣其功豈
鮮哉蓋傳自蛾眉山云自誓不嫁有欲娶者截髮以絕之父母
知不可奪別建室居之女茹淡衣素紡織自給以完
節終當道表其門曰千古貞風

章蘊奴

章氏名蘊奴永康人許配馬世稱時女年十六將結

禱而世稱患痘危女求與夫訣父母不允竟不能阻入門拜舅姑畢則入夫室奉湯藥三日而夫歿毀容斷髮誓不歸寧繼其姪以爲嗣四十餘年如一日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故童馬世稱未婚妻章氏貞烈之門

方氏 載明史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死殯於城北濠上妻貧無依乃卽殯所開棺寢處餓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郡守劉蒞封土爲墓而禮祭之而予繫之以詩曰朝與憫憫。夜與憫憫。人謂是憫憫。見之掩鼻過。妻。

見猶夫生不異結禱情

汪氏

汪氏，蘭谿胡岳妻。岳亡，食貧守志。岳弟助利其出，迫脅之，不從，則私受人聘，而以輿至。汪氏覺之，乃更飾易服，衆方喜而飲，因從側門趨出，溺萬安橋下死。

葉氏

載明史

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仲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盡，携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改嫁，俱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屍旁。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柳氏

柳氏蘭谿王壻妻年十七而歸壻時壻已病病且革壻乃與之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宜嫁柳以死殉對壻壻屢求死不得舅姑恐有變使孫女伴之寢乃語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不知所云候女睡熟乃沐浴更衣就縊女覺呼翁姑救之不及矣唐漁石章樸菴皆爲作傳當道上其事表曰貞烈予志以詩曰夜半子明月在高樓子規聲徹耳公姑知我生誰復知我死惆悵彌留言不能奉甘旨明日公姑問道我他無言但云夜半子

陳氏

陳氏、蘭谿何榮妻、十五而歸、榮三十而榮亡、陳氏哀哭絕而復甦者再、夫殯前山、常語人口、吾死當殯其旁、一日夫忌辰、祭畢、饜其舅姑、乃命婢取湯浴、久不出、啟其門、則自縊死矣、通身皆易新衣、縫之一箱、固鎖、發之、則殮服悉具、當道聞之於朝、得賜旌表、

徐氏

徐氏、蘭谿方滿妻、滿得麻瘋病、將使再嫁、徐氏恚曰、汝將賣我乎、我在、汝猶得活、賣我、我先死、汝隨死矣、滿感其言而止、數年、供藥食無倦、已而滿亡、徐氏甚

痛之公姑及父母謀爲擇配。佯若將去。忽自縊死。予志以詩曰。物生有偶。始必有終。我知其夫。不知其瘋。生不異寢。就穴亦同。寄言少艾。無棄老窮。寄言媚麗。無棄病容。

王氏

王氏蘭谿郭時行之繼室也。年十八而嫁。嫁而值時行病。日夕供藥餌。前室遺媵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以藥墮之。王氏謹防之。已而時行卒。欲從死數矣。救而不死。又數月而媵生男。王氏喜曰。今可以死矣。竟絕粒而歿。當道旌其門口貞烈。

華氏

華氏、蘭谿劉志浩妻、年十七而歸、歸二年而浩死、遺孤週歲、卽欲從死、以公姑勸而止、隣有童姓者、利富室之金、而爲之媒、公姑知其志堅、不允、乃矚公姑之間、使隣婢金姐以甘言說之、華氏叱之、併誓童、童遂出惡言逼之、婦乃自縊、得救而甦、仍嚼舌死、有司請建坊表揚、

柯氏

柯氏、蘭谿諸生趙有念妻、明季敗兵過蘭谿、有念被殺、柯氏方避難山中、聞之觸石痛哭、嘔血數升、旋易

全唐名媛傳 卷之十五
服自縊死時年二十餘

麻氏

麻氏東陽張濟妻年十九歸張而濟以輸糧金陵而卒計至麻氏痛哭不食者三日姑慰勉懇至乃飲茗汁翼日沐浴整衣以鎖鑰付姑自縊於寢

胡氏

胡氏東陽盧鉤妻年二十一鉤疾家貧紡績以供醫藥數年不怠及夫亡父母憐其年少欲令改適絕粒數日而死有司上聞旌其門曰奇節

呂主奴

呂氏名主奴、永康李汀妻、汀汲水失足溺死、呂氏哀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憐其少寡、使改適、呂氏知之、乃縫衣秉燭、赴汀溺所死、當道具奏、建坊立祠、旌表、

盧氏

盧氏、永康李淳妻、淳亡、一男一女相繼喪、盧無以自存、歸依其母、兄弟得賂、欲奪而嫁之、盧氏度不免、給以薦夫而去、乃潛治殮衣、及期、哭祭其夫、至夜自縊死、

朱妙祿

朱氏名妙祿永康程浪妻年十八歸浪未逾月促浪往南京從叔程銓學行至句容病故柩回朱氏痛甚且自咎誓不更嫁有黃某者欲娶之其舅暗許之朱氏遂自縊死郡守劉公蒞奏聞旌之

黃氏

黃氏永康陳章甫妻年二十夫亡黃氏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應氏

應氏永康王世慶妻年二十寡居避寇青山口警報

日急曰吾寡婦不可辱投水死家人覓其尸衣襟皆結不可開

鞏氏

鞏氏武義陳花容妻夫死伯叔逼令再嫁不從重賄其父母許之輿者至婦度不能拒乃密縫其衣自經事聞旌曰貞烈

徐氏

徐氏武義諸生楊國瑞妻年十九夫亡遺腹一女繼母欲奪其志徐氏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嫁女既畢值東陽許都之亂武義響應徐氏瞿然曰未亡人待死

之日久矣，今亂且迫，吾豈能偷生乎？遂自經。

李氏

李氏，武義朱男妻，未嫁而夫患癩疾，體腐不可近。父母審於其舅若姑，許令改醮。十日將適他姓矣，女請於父曰：「願別夫而後去。」比至，誓不復歸，敬事其夫，逾年而歿，哀痛不食死。

石氏

石氏，浦江義門鄭洪妻。洪以岐陽王李文忠薦仕於朝，坐同官累死於獄。石氏自縊以殉。明太祖聞之，嘆曰：「真義門婦也。」

陳卯

陳氏名卯，浦江張應華妻。歸張甫一年，應華從軍戰歿，陳氏自經，救甦，服除，父母與公姑私議更嫁，小姑伴之寢，以告，婦曰：「吾嫁自有處，應在後門耳。」小姑不喻意，及娶者輿至，乃自後門出，投池中死。前素濁，後水爲之清。

潘氏

潘氏，浦江孫廷佐妻。佐病革，謂曰：「吾死，奈爾年少何？」潘氏誓從死，削竹牌，刻死節二字，三年服除，父議更嫁，自經死。竹牌繫在手。

舒氏

舒氏，義烏鄭經妻也。景泰中，處賊葉宗留劫掠郡邑，舒氏爲所獲，脅之不從，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瘞之。後四年，賊平，鄉人藍汝耕夜經塋處，見一少婦出，迓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同鄉，爲賊所掠，恐罹污辱，乃自縊。上帝以妾貞烈，命爲雷府侍書，奈裏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嫜耳。附書訖，更貽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果亡婦手札舊簪也。出西樵野記。

陳氏

陳氏永康胡蓋妻、正統乙巳、處賊掠境、携子走避、遇賊以刃加首曰、從我不死、應曰、從、押前行、至深塘、棄子於岸、投水而死、

陳氏

陳氏金華姜良策妻、二十而夫亡、無子、誓不更嫁、終身縞素、歲時一謁舅姑外、閉戶獨處、親屬亦罕見之、年七十六而終、臺司交旌、

柴氏

柴氏蘭谿郭門妻、年二十而夫亡、伯氏迫使改適、乃依母家、撫其遺孤、脩極艱辛、六十年如一日、提學薛

應旂爲作郭節婦傳，仍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章宜賓妻，未嫁宜賓得痿症，既冠猶童子也。父母欲改嫁，范氏曰：「乞一見姑，婦商之。」至卽不反。既而宜賓亡，撫姪爲嗣，年八十五而卒。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童懋禮妻，年十九而歸。懋禮病狂，常以鐵練鎖禁。范氏紡織，辦其衣食，時遭撻辱，弗愠。五年而懋禮亡，人曰：「今而後得處所矣。」范氏嚙血淋漓，以示守志。或勸之曰：「狂暴之人，受其僕責，有何恩愛。」况家

貧無子、不去何待、卒不聽、食貧守節、年七十六而終、
府縣交旌焉。

徐氏

徐氏、蘭谿張希周妻、未嫁、希周染瘋疾、兩姓皆願罷
婚、徐氏堅欲歸張、歸而夫病轉劇、徐氏扶持調養、而
希周以久病多躁、每加詈辱、而怡然順受、及夫死、徐
氏哭甚哀、姑曰、婦數年間、如在黑暗地獄、今而後始
得別求善醜、何哭爲、然徐氏卒不嫁、以完節終、蓋節
婦多有、而二范與徐尤難之、予繫之以詩曰、惡疾在
婦人、大義所當出、此疾移於夫、彼婦豈能悅、生則致

其愛死則盡其節。良由性所安。相歡非枕席。此蓋女中聖。鬚眉豈能及。從茲七出條。或當寬其一。

馬佛奴

馬氏名佛奴。東陽李道琰妻。年十九。夫亡無子。育其姪。以嗣。謹守婦道。孝事舅姑。完節而終。洪武十六年。旌表其門。

駱氏

駱氏。東陽諸生王堯卿妻。年二十而寡。一夕忽夢舅姑授以子。覺而怪之。以語其奴。奴曰。豈賢姊有他志乎。曰無。乃志其時。及期而奴生一子。遂育以爲嗣。

郭淳

郭氏名淳、東陽陳瞿福妻、姑羊氏患疫、且殆、醫曰病危矣、雖盧扁無益、惟天乃可主人曰何謂、醫曰、有孝子慈孫、割股以救、感應天地、疾或可痊、婦聞言、夜焚香告天、願減己壽益姑壽、割股肉熟以進、是夜見彩雲環其室、姑疾遂瘳、婦時年十九、事在成化七年八月、

孫氏

孫氏、東陽趙縉妻、嫠居足不踰閭、一日憐火相延、勢且迫、衆呼婦急出、婦不動、曰、吾得死所矣、瞬息、反風

火滅人皆異之、比得疾、子請延醫診視、曰、寡婦可與醫接手乎、不藥而卒、

陳氏 郭氏 郭氏

陳氏、東陽趙賢誠妻、年十九誠亡、撫一子明峻、長娶郭氏、峻入太學、早卒、郭氏年十八、撫一子忠遂、亦娶郭氏、忠遂又早卒、郭氏二十三而寡、三代隻處、完節俱以壽終、

王氏

王氏、東陽盧懋琦妻、琦爲兇人所殺、兄弟幼不能理、王氏詣申寃獄成而仍以賄免、乃嘆曰、夫讐不報、何

以生爲。遂裹夫骨走會城，控法司。歷六七年，卒置其
骨於法。

李順姜

李氏名順姜，東陽王錢妻。李氏自知不孕，爲夫娶妾，
生一子而夫亡。姑有宿疾，痛喪其子而加劇。李氏割
股以進，有司旌其門曰節孝。

徐氏

徐氏東陽張思選妻。年二十，舉一子而夫亡。姑患足
痛，徐氏晝紡以養，夜則抱姑足於懷，以減其痛。十餘
年不倦，以完節終。

趙氏 蔣氏

趙氏東陽盧伯義妻，未嫁而伯義病，兩家議罷婚。趙氏固請行，比嫁不能成禮。趙氏奉湯藥甚謹，未期而伯義卒，乃以其侄懋悌爲子，懋悌入太學，母偕行就養。病作，媳蔣氏判股以進，大司成集六館諸生旌異焉。

金氏

金氏義烏何仁二妻，年十九，夫死無子，每泣，繼之以血，族有利其產而欲令再適者，毀其廬之半以撼之。金氏不動，撫其侄以爲嗣。太守劉公澐上其事，詔旌。

其門。

陳氏

陳氏，義烏徐越妻。越亡，一子亦亡，而陳氏年止十九，守志甚堅，繼其任以終。晚節，巡按周公汝貞旌其門，曰冰霜雅操。

葉氏 朱氏

葉氏，義烏劉潤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曰來。來長，娶媳朱氏而亡。朱氏年十九，無子，父母欲令改嫁，姑念守節難，又無子可依，亦勸其行。朱氏泣曰：新婦去，姑將誰依？辟繡支給，奉姑惟謹。年六十二，先姑一

三國名媛卷之十一
三
歲而卒後與姑合葬有異花數本出於其塚狀如白菊

李氏 俞氏

李氏義烏黃承洙妻年十九夫亡李氏將撞死以殉姑諭之曰汝有遺娠宗嗣繫焉徒死何爲乃忍痛而止紡織奉姑撫其子嗣華長而娶俞氏未幾嗣華亡而俞氏守志婦姑相依完節不貳當道旌之曰一門雙節

王氏

王氏義烏虞良相妻年二十良相以選貢上京病故

遺一子曰德輝，又亡。父母憐其少艾，勸令他適。王氏斷髮自誓，而繼侄德焰爲嗣。焰死，又繼侄德耀。德耀娶妻生子矣，而父子又皆亡，乃立侄孫應奎承耀祀。一身堅守，四遭憫兇，零丁孤苦，年登七十而卒。

陳氏

陳氏，永康王和欽妻。年二十九而寡，遺孤曰德中。陳氏以女工資生，撫德中長而教之。德中性孝，嘗因母病，籲天求代。母病遂痊。一日隣火延及，德中向火拜，火遂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洪武十六年，奉旨旌門。

何氏

何氏永康呂堪妻，堪父玄明，聚義討賊，爲臺官所殺，堪往亦遇害，何氏年十九，無子，以侄三錫爲嗣，堅心守節，年六十八而終，洪武辛巳，奉旨旌表。

俞氏

吳氏陳氏

俞氏永康李軻妻，子祿，妻吳氏，孫齊，妻陳氏，俞年二十五而寡，吳年二十九而寡，陳年十九而寡，相繼守貞，冰霜並潔，台郡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

李氏

李氏永康徐仕妻，年二十而寡，一子亦亡，家貧甚，躬

姑憐其孤苦、命再適、對曰、饑寒可忍、節不可失、伯叔受富人之金、欲逼之去、欲自殺以絕之、年踰八十而終、

呂氏

呂氏、永康程縉妻、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守志不貳、子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巡按傅公鳳翔旌其門曰貞節上壽、

朱氏

朱氏、永康樓備妻、參政方之女也、年十九而寡、或擁衆欲奪之、自投於水、得救而活、撫其侄文昇爲嗣、終

不易操、有司奏旌其門、

徐氏

徐氏、永康胡鏡妻、歸二年而寡、無子、徐氏素衣竹簪、不預筵席、卧傍夫柩、足不踰闕、隣火延及、衆呼急出、乃抱柩而哭、火遂反、人咸異之、年八十無疾而卒、都御史谷公表其門曰貞節、

斯氏

斯氏、永康徐啓陽妻、年十九、啓陽病劇、斯氏割股食之、不活、誓不更嫁、完節而終、

周氏 朱氏 朱氏

周氏永康應子聖妻年二十三夫亡育子惟介娶朱氏年十九而介亡遺腹一子君發娶妻朱氏年二十一而君發又亡姑媳三代霜節相繼壽俱九十餘邑人周鳳岐有三節婦傳

程氏

程氏武義邵文德妻方許嫁夫有惡疾父母謀改適程氏曰命也竟適焉未期而夫亡家且貧無子乃閉門紡績以自食年九十三而卒事聞詔旌其門

吳氏

吳氏武義徐賢妻父曰溫招賢同居賢亡吳氏二十

一歲無子，夫家勸其更嫁。吳氏曰：「此輩利吾財耳，盡散之，削髮堅守三十餘年，事父母孝，養備至，事閭旌曰節孝。」

徐氏

徐氏，武義劉雄九妻，年十九，懷娠二月，而夫亡，姑憐之，欲令更適，婦泣曰：「有遺腹在，奈何更適？」即對衆誓曰：「有逼予嫁者，以頸血污之。」遂至母家，生子，撫以成人，四十餘年無失節。廣文劉他山獎以詩云：「撫孤垂白髮，完節對青天。」

鄭氏

鄭氏，浦江義門女，諸生張應桂妻，嫁甫逾年，應桂患痘劇，語鄭氏曰：我死，汝年少，必不可守。鄭卽剔一目以見志。遺腹生一女，仍亡，繼其侄爲嗣。又亡，鄭一室孤君，始終一節，知縣須之彥，上其事旌之。

朱氏張氏

朱氏，張氏，皆浦江倪尙忠媳也。朱氏，義烏進士朱懋芳女，適尙忠次子仁禴。張氏，邵武通守張應棟女，適尙忠三子仁禴。祐弱冠，蜚聲庠序。禴亦少年知名，以力學得羸疾。張氏割股以進，禴卒，繼祐子立昌爲嗣。明年祐病，朱氏割股以進，祐亦卒。姊姪含淚撫孤癸。

焚相對，以至白髮完節以終，撫按旌曰雙節。

劉氏

劉氏，湯溪章以傑妻，早寡，會姑亡，而隣火烟燄橫襲，將及其廬，劉氏撫柩呼天，俄而風反火息，時有括冠至，聞其節孝，不加剽掠，郡縣交旌。

洪氏 李氏

洪氏，湯溪伍福妻，年二十五而寡，撫遺孤伍鳳長，娶李氏，年十八生子數月，而鳳亡，李亦寡，姑媳相依，終身不貳，時稱一門雙節。

洪氏

洪氏湯溪胡邦憲妻。娠五月夫亡。時年十九。撫其遺孤。足不踰閭。家貧而節愈堅。年八十五卒。郡邑交旌。

錢氏

錢氏湯溪章三保妻。三保癩疾難近。錢氏奉侍十年。無厭心。迄夫亡。守節終身。

論曰。夫秉義殉節。激於一旦。則事竒而足以動衆。抱志飭躬。守之終身。則行常而不能取名。然而嬰白之難易。古人已言之矣。彼青年守節。上事舅姑。下延宗嗣。使生有所託。而亡有以安。何必以一死爲竒。若乃上下無依。孤幃獨處。無變爾度。無易爾

慮豈非循性自安。特立不倚者哉。然或應旌而得旌。或應旌而不得旌。則時有所遇。勢有所絀。又不可執是以定論也。

俞氏

國朝俞氏蘭谿鄭大全妻。年十五。大全病劇。迎歸。不能成婚而卒。俞抗志守貞。或勸之曰。女未諧伉儷。何勞苦守。俞謝曰。女既聘。卽爲人婦。人各有志。願弗復言。堅不可奪。家貧紡織以活。足不踰閭。年六十七終。府縣交旌。

朱氏

朱氏、南谿章左生之聘妻、未娶而左生亡、計聞女痛、哭卽易服奔喪、父母力止之、不從、居期年、父母憐其弱、而欲嫁之、女曰、吾義不改適、無更逼我、卒不能奪、越歲而卒、

唐氏

唐氏、蘭谿官生趙世祥妻、年十四、以翁亡歸趙、依姑而不婚、將以除服而成禮、未期、而世祥病革、始相見、永訣、絕而復甦、折簪爲誓、自此足不越戶、數十年、如一日、撫院朱特行旌表、

郭氏

郭氏蘭谿諸生郭驥圖女許配趙贊化于歸有期矣先二日而贊化亡女聞訃卽變食易衣自誓守志比葬哭請歸趙父曰果爾亦門戶之光但日月悠久守節良難當思其所終女乃力懇曰大人卽不欲當自勿見志邑令遲聞之親拜其門力贊其往旣歸謹事孀姑以完節終

虞氏

虞氏東陽盧澹聘室澹少而能文有名以痘亡虞聞訃痛絕請奔喪父母難之遂求死仍得夫疾比危語喃喃欲與夫同穴及卒盧姓迎柩合葬學使者張安

茂爲賦黃鶴吟、

王氏

王氏、東陽庠生陳應彥妻、未歸而夫卒、計至哭、哭畢、乃易衣求奔喪、父不許、則捉刀自刎、家人持之、得不死、其舅陳正道、以名儒官廣文、適自閩歸、造其堂、女素服出拜、約日歸陳、而其姑李氏之計仍至、女遂奔喪、先哭姑、次哭其夫、奉夫主於姑側、朝夕哭奠、家事皆身任之、稟於舅、撫一子以後其夫、時山寇掠境、魁重其節、戒不得入其門、

郭瑗

郭氏名瑗。東陽徐應麟聘妻。徐與郭爲中表。一夕瑗夢應麟灑泣而至。方晨起不樂。而應麟報卒矣。瑗堅欲奔喪。父母止之不得。至則哭拜成禮。旣葬。父母迎之歸。不往。舅婉喻之曰。吾年老鰥居。更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凡事當計其後。毋執一時之意。瑗曰。婦已審之熟矣。乃盡易其奩具。爲翁納妾。口幸而徐氏有後。則婦可依以老矣。不一年而生子。瑗共撫之。長娶而生數子。瑗繼其一子。以後應麟。予再上其節孝之狀於學使者。方洲彭公給匾以旌。而不爲題疏。瑗初守節時。王司項公一經爲之作傳。予復傳。

其詳載金華文畧而併有詩曰上清淪謫偶爲人白髮依然未嫁身孤栢有心原似石古冰爲骨不知春庭闈自供甘肥具枕簟相隨刀尺親寄語梁間隻燕道漫將紅線拂花塵其二嶽蓮爲性竹爲操保叔慙勤薪水勞昧爽登堂親杵臼幽窻無淚濕針刀伯姬執義原歸宋令女全終已適曹誰似孀居身未嫁空關永夜照蘭膏

丁團娘

丁氏名團娘許配沈名登而未嫁也名登從父宦雲南而卒於任女年十五卽守貞不字紡績以養寡母

歲時望祭其夫、哀痛如初喪、康熙甲寅年女避寇東陽、寇至、曰、此丁貞女之里也、戒弗焚、其婢曰冬菊、感女苦節、相依不忍去、歲甲子、貞女年六十、猶處子也、而冬菊亦五十餘矣、學使者景州張衡爲作傳、

論曰、在禮女未字、夫死、服期而別嫁、未嫁而守節、非禮也、論者以爲非中道、不在旌表之例、而予謂不然、聖人立中制、以順人情、使平近易行、而有志者、徃徃過之、賢者每亟稱之、以爲厲世磨鈍之資、所以武王作而膺敏之殷、士咸執祿將而伯夷恥食其粟、光武興而南陽之故人、皆膺品秩而嚴陵

不爲之臣。載之前史。千古有光。夫男女之合。生人之
大欲存焉。頰波漫流。滔滔日下。不峻其防。伊與
胡底。彼守貞淑女。一絲既定。死生不易。若澄水青
蓮。纖塵不受。斯真廉頑之砥石。而起痿之剛製也。
豈不急宜表彰哉。

葉爾烈

葉氏名爾烈。義烏諸生。葉尙坦女。許配金華孝廉張
士絃子孫瑤。爾烈明慧娟秀。喜妝飾。或成羣出遊。髻
鬟衣服。必絕出於人。傾動一鄉。爾烈長而孫瑤猶童
子也。不永年而亡。聞訃。固請奔喪。父不能止。乃與俱。

往爾烈盛飾登輿至則拜其祖姑於堂次拜其舅禮畢則易服藉藜形神頓瘁剪髮一握寄其母而輿之訣父急乃迎其母以防變翼日請謁其夫於墓哭奠畢則舉身觸石骨肉俱碎輿之歸漸甦稍稍進糜粥祖姑與母防益密時值中秋祖姑治饌觴其母爾烈侍忽破其碗衝其鋒於喉幾斷遂絕粒死乃輿愧而與夫合葬郡大夫以下皆出郭祭奠士紳民庶素服追送相沿於道有司上其事於朝得旌建坊於墓

論曰吾聞烈女之詳於內弟張舜玉云烈女之父曾屬其爲烈女畫像言烈女事甚悉予遂述之爲

傳而括其畧於此。或云傳烈女不必及其容貌妝飾。予謂不然。好賢者凡一舉一動皆樂道之。若使概舉其凡。則美莊姜者不當咏碩人。其頤衣錦褰衣矣。兩人並烈。行若符節。而氣象不同。或土木其形而烈。或藐姑其容而烈。據實而書。何嫌於屑哉。

史氏

史氏。嵯縣史本學女。而死於東陽。故志之。康熙十三年。閩耿貞忠反。東浙所在響應。事平。本學名在叛籍。遁居玉山鄉山頭。呂氏。嵯邑令檄練長胡如甫擒送。家屬相繼發遣。行至布袋塢。女聞其父播死。痛甚。念

父既死，吾豈能不辱，乃自簪輦躍出，墮崖死。時女年可十四五歲，東邑嘯傳嗟異，諸生何翟憫女湮沒，議所以表彰之。翟卒，事尋寢，予子崧壽，將於布袋塢建祠設像，以表其節，訪其地在深山窮谷，人迹罕至，事亦未舉。予姑爲詩以志之，聞中弱質掌中珍，秉志錚錚玉不磷，決命一絲因痛父，投崖千仞恐污身。憐伊正及花初蕊，知爾終非泉下塵。好並曹娥顯靈迹，江神不作作山神。

楊氏

楊氏，蘭谿趙養生妻，年十八歸趙，期年而夫亡，送葬

畢、躍入於池、救免、自縊、亦救免、姑與母環守之、勸進湯飲、乃裂碗割喉以死、邑人郭若繹爲作傳、

潘氏

潘氏、東陽郭、繹仲妻、繹仲貧且病、私與母計曰、兒且暮且死、死則妻必嫁、嫁則聘歸族豪、不如及吾在而嫁之、以語其妻、妻驚曰、子行且愈、何至此、仲與母諄諄勸之、不允、則繼之以淚、妻嗚咽、且悲曰、汝無後悔、既而媒以李氏之聘至、且以輿來、婦因哭爲食、食其母、且食其夫、食已、上樓扃其戶、而更衣、有頃、迎者需矣、夫與其姑皆俟之、久之、無聲、扣其戶、不應、姑急呼

隣而發其戶，則縊矣，已絕矣。夫因大驚，捶床哭且悔，
媒與迎者懼，急索其聘，昇其輿以去。未幾，緇仲病愈，
母卒，緇仲漠然無所向，賈於他州，再娶有子，去其妻，
之、死、逾、三、十、年、尚、未、死、時、適、值、郭、貞、女、瑗、守、節、且、皆
出於長衢，詞人倡爲貞烈詩，而予亦續咏之曰：有夫
顏如墨，有姑髮如霜。詎忍舍之死，大義當參商。挽我
青絲髻，整我紅羅裳。引身將就縊，顧影一自傷。持此
三○尺○繩○爲○君○繫○綱○常○

程氏

程氏永康，倪世陞妻，年二十夫死，時有欲強娶之者，

奔回母家、號哭不食、而密縫其內衣、次日輿者復至、乃引斧破其輿、投水死、邑令梁爲作傳、且申文請旌、

陳氏

陳氏、金華王忭妻、年甫二十、方兵至、陳氏從夫避難、大小奔散、止携孤侄、兵欲執之去、婦給之曰、乞釋孤侄、甘心相從、兵信而放之、稍遠、卽赴水死、後夫覓得其屍、衣帶重結、繫其夫之詩扇於腰、以爲記焉、

黃氏

黃氏、金華諸生嚴寅華妻、兵至被執、不從、投潭死、

戴氏

戴氏金華烈女戴貞妹之女弟適諸生陳所思時避兵於舊溪山兵至而全家被執戴氏出利剪於袖刺喉死土寇義之遂釋其夫與子

黃氏

黃氏金華千戶李汜水妻兵至被執黃氏與媳潘氏同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論曰吾聞兵燹之際女之義不辱者不知其幾也吾嘗過青草塚思起其靈爽而問之而卒不可得彼李千戶者猶得以一門三節見於郡志豈得之遺黎之老成者乎蓋太平之後婦人孺子容或有

多識者類得以述所見也。

沈氏

沈氏金華申可賢妻，夫亡而撫其子，時閩寇屢至，沈氏與子皆被執，將辱之。沈氏厲聲罵之，賊怒，砍爲三段，一時壯而憫之。

趙氏徐氏

趙氏蘭谿進士葉鍾芝妻，徐氏鍾芝弟鍾藻妻。時方國安兵潰至婺，一路剽劫，趙與徐俱被執，呼曰：急殺我，我不去，卽跳溺荷花塘。兵怒，以鎗亂搦死。芝藻歸，見雙屍浮水，顏色如生，奉旨建坊，題曰雙烈。

余氏 諸葛氏

余氏、蘭谿諸生趙世對妻。媳諸葛氏，女曰螽，方兵肆掠，余氏携女媳奔蹶，而折其右肱。媳洒淚別夫，螽未筭，亦誓同死。且曰：事急矣，少緩，求死不得矣。皆密縫其衣而自縊。時稱一門三貞。

童氏

童氏、蘭谿潘士柱妻。兵經其地，童氏扶姑行，爲所獲，使乘馬，不從，扶之行，迫極，行遇一塘，投水。水淺，不能沒，方兵挾出，鞭之，婦大罵，刃之而去。

章氏

章氏蘭馨諸生趙以岳妻，而王氏其妾也。方兵潰過，蘭馨大掠，章氏勸其夫遠避，以免拷戮，且與訣。念夫老，止一弱子，因脫簪珥，焚香拜囑，付蒼頭寄河西老嫗撫之，乃更衣密縫，同時自縊。死時酷暑，越六日而屍皆不變。府縣皆請旌焉。

黃氏

黃氏，東陽樓廷挺妻，有殊色。兵入其地，黃氏夫婦及其子皆被執，強之不從，乃磔其夫脅之。黃氏大罵，復殺其子，罵益甚，遂併殺之。

和堂六烈婦

和堂六烈婦皆東陽三都人一王氏樓廷策妻一陳氏樓賢材妻一蔣氏樓用意妻一李氏樓用京妻一吳氏樓用孝妻一王氏樓用聲妻山寇猝至六氏知不能逃齊赴水死予爲六烈婦謠曰馬羣嘶兮女心怵前路茫茫兮我行焉適我行不前兮兵來何疾兵逼我兮我將奈何衆目相視兮涕滂沱婦不得復顧其夫兮母不得顧其子與其生爲兵子婦兮孰若不辱其身以死塘之水兮其波澄澄相携一擲兮以畢此生娥皇吾姊兮姒女英

虞氏

虞氏、東陽趙忠興妻、年二十餘、寇至、家貧、不能遠避、而土寇忽至、虞氏携三歲兒急走、被執、拉諸馬上、投而下者三、兵知不可辱、橫刺其脅以死、

張氏

張氏、東陽陳廷雪妻、平日事姑甚謹、奉姑避山寇他處、姑歸、以其青年而留、張氏語其夫曰、焉有爲婦而避地棄姑者乎、因偕夫歸、而值寇適至、被執而罵、寇以刀叩頸、乃厲聲曰、殺卽殺、唬我何爲、遂殺之、

陳氏

陳氏、東陽倪良淘妻、素恭順、修婦道、寇至見執、乃投

於西湖潭中土寇以鐵鉤裂其體爲四聞者哀之而
予志以詩曰裂我身完我名百裂我我不驚狗能蝕
月不虧月明寇能毀玉不損玉英

馬氏

馬氏東陽張文泰妻避寇山中兵搜山擒置馬上與
所掠衆婦從山岡出其下有清水塘自馬躍入水中
死予記事至此而贊以詩曰馬上佗刻難活生何憂
死何樂塘之水何淪漣清淨界迎我前與波沒爲水
仙強草寇汝無然汝入地我在天

金氏

金氏東陽監生許欽京妻。奉姑偕女媳避寇山庄。猝遇追騎。姑當其前。金氏身障之曰。殺我免我姑。奮奪其刀。十指俱斷。濺血數尺。兵駭去。姑與女媳皆免。病創而卒。

論曰。金鼓一震。青娥紅粉。半入軍營。其能以名節自完者。千百中僅得一焉。嚴霜零而百草萎。而貞松之色不彫。洪濤決而坭砂漂。而危石之立益卓。彼雄弁悍卒。縱其淫殺。自謂得志。而不知適以成其節也。

盛氏

盛氏金華金應妻年未二十而寡守節終身壽至百歲猶健時稱孀閨人瑞

王氏

王氏金華諸生李時瑞妻年甫二十時瑞亡而寡其弟時珍繼卒妻陳氏年十八姊奴同志並勵霜操以奉其姑有司表其門曰雙節

錢氏

錢氏金華陳良棟妻年未二十而夫亡撫其子茂榮長而娶媳朱氏年方及笄而茂榮亦亡姑媳相依食貧勵志久而彌堅始年八十婦亦守節三十餘年矣

時亦稱雙節云。

倪仁吉

倪氏名仁吉，字心惠，義烏吳襄教公孫之藝妻。浦江尚忠倪公之女，給諫公仁貞女弟也。生秉慧資，幼習女訓，兼通文史書畫，針刺各極工妙。年十七歸之，藝不三年，之藝亡。仁吉年二十無子，育其侄三人，以後之藝誓不更嫁，事其姑龔氏甚謹。年八十，全節而終。奉旨建坊。所著詩文曰凝香閣稿。仁吉初爲艷體詩，作宮意圖一冊，爲生平得意之作。既乃脫落華艷，一歸平淡，所著文亦閒雅無凡近態，作小楷行真法。

本王大令授筆訣於其兄楨山、精妍道媚如初月出天、華星列漢、迄今得其片褚、皆足珍賞、其畫小幅山水、毫翰細潤、丹粉灑落、近學文徵仲、而遠可不愧趙鷗波、其繡則色染既工、運針無迹、予嘗見其自繡心經一卷、素綾爲質、刺以深青色絲、若鏤金切玉、精微潔淨、妙入秋毫、醫者金文、曾爲予言、倪氏貌古氣蒼、晚年戴絨帽、着褐衣、一室中焚香晏坐、較勘圖史、或風日佳、娛命竹輿、帶女婢流覽山水、得句則出名紙、以精毫書之、類山野間耆儒名士、不類閨閣中人云、論曰、貞婦倪氏、旣成其姜之節、宜逆絕諸好、不當

留心藝事。揚聲集譽。似矣。夫人之秉性。不能以齊。天授絕質。豈能自掩。長孫皇后。德冠六宮。而所爲詩。乃陳隋靡習。顏魯公貞忠貫日。舉止談諧。雜出神怪。生旣大節無虧。卽餘習未忘。惡足苛論哉。

任星娘

任氏星娘、東陽任君實女也、年十六、所居曰橫店、女雖居市宅、而足不踰閭、有少年馬裁縫者、常爲女成衣、女每與言長短、宜稱、心疑其可狎、一日任家作盂蘭盆、畢、女已鍵戶臥、裁縫匿門外不去、其僮曰朱蘭見之、裁縫與之帶而釋之、蘭疑女與裁縫有約、而女

不知也。翼曰：女織於樓，蘭示以帶曰：汝做得好事，持其罔而譴之。女怒，叱去之。遂告其母，母以告其父。父，韓翁也。高言之，則恐四隣之知也；低言之，則不聞也。女因告其兄，兄不欲彰，隱之。女怒，遂引利刀斷其喉而死。朱蘭懼，亦自殺，不死。署篆浦江令，那世瞻臨驗，壯女之節，念曰：蘭不死，必取供成獄。獄成，踰年矣，且傷烈女心，因命無治療。蘭仍死。那侯乃遍詳三院，撫院朱公軾具題於部，特旨建坊。

國朝定鼎八十年，吾邑貞烈類不乏，而得建坊旌表者，惟任氏一人，皆那侯力也。予爲詩以褒烈女，併頌

那侯爲詩曰。霜刀切頸似風輕。至性眞同鑄鐵成。人似藐姑處塵刹。天教豎子顯賢聲。青閨更出衝喉烈。彤史難專斷臂名。寄語旁人休暗揣。羅衫血色自分明。頌那侯曰。鐵石錚錚二八年。請旌卽允亦前緣。得逢茂宰千秋遇。更值中丞一代賢。不惑浮言因有斷。斬除支節豈無權。進前落後俱埋沒。誰問霜飛六月天。時皆憾馬裁縫爲漏犯。予曰。能免人戮。難逃天誅。不一年。裁縫見鬼伯捉之。狂言暴死。

杜氏

杜氏、東陽溪頭吳妻也。夫亡遺一子、養弱女爲

媳已而子亦亡、乃嫁其媳、孤居有年、族豪收虞氏之聘、而逼使嫁之、乃仰藥而絕、蓋氏自夫亡、卽藏砒石於身久矣、事聞於官、時邑令史窮治諸頑、殫其貲、而事亦寢、婦亡之夕、見夢於其妹、妹曰、吾姊、姊乃有他變乎、翌日聞已死、凡主婚爲媒、及欲娶者、不數年、皆相繼死、予曾有詩曰、哭夫淚盡又亡兒、毒石藏身臥起隨、十載俱栖燈焰活、三餐都向劍頭炊、無端鬼伯催行急、正是人言砒石名信俗呼人言可試時、生怪隣村老客婦、繡顏重剃嫁時眉。

徐氏

徐氏東陽觀里徐平侯女許字芾氏子未嫁而夫亡，芾無可倚，在家守制，椎髻荆釵，髮尼衫履，始終一節，今五十矣。

李氏

李氏許字雙溪徐氏子即亡，將改醮其弟，李氏怒曰：叔可妻嫂乎？痛絕之。其後他姓求者，亦概絕之。今三十七八矣。女善操家，父母亦安之。李氏所居梅樹村，三家樵戶，無多識字，女乃蘄然自立，靈芝瑤草無種而生，難矣。

近六十年來，吾邑貞烈，卓卓可旌者十人，而未好

守節者四人，皆出於徐氏一宗。徐郭氏、徐李氏，則徐氏媳。芾徐氏，則女。而又有盧徐氏，名阿巽者，諸生徐秉圭女。伯德先生女孫也。幼許字盧枝長，年將二十，猶童子也。父母鬱不樂，女不爲意。未成婚而亡。女聞訃，夜自縊，氣已絕。以麝香灌之，復甦。力求奔喪，克修婦道。合郡之士，共爲詩文志之。合而刻之曰表貞集。

毛氏補

毛氏，義烏環溪王作霖妻。年十九而美。順治二年，上寇臨境，焚掠，舉家皆逃。毛氏初生子，不能行，夫曰奈

汝何答曰、我必不出門前、一步寇至、先取其懷中子、殺之、挾婦去、婦罵不絕口、遂殺之、果死門前云、

王氏補

王氏、義烏倍磊陳家柱妻、年餘三十、順治二年、土寇至、逃入八寶山、賊獲而挾之去、罵不絕口、行至李舖街、乃躍入塘、而寇復抱之、罵益甚、遂殺之、婦遺三子、諸孫繁衍、